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史記卷九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索隱案縣名屬陳留正義鄭州陽武縣也好書律歷

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集解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索隱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為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為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為四方文書者是也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索隱小顔云質鍖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

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集解文頴曰能計故號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集解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薄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謂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此葢權時立號也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歷故令

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集解徐廣曰主旗幟之屬索隱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官也音昌志反周苛為客集解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

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周苛集解徐廣曰四年三月也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集解徐廣曰九年封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以上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

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正義期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期期也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吕后側耳於東廂聽集解韋昭曰殿東堂也索隱小顔云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似箱篋之形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索隱幾鉅依反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

方與公集解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瓚曰方與縣令也謂御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正義古用簡牘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索隱謂不知其計所出也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

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名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正義桓譚新論云使周相趙不如使取呂后家女為妃令戚夫人善事呂后則如意無恙也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索隱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韋昭以為左猶下也禁不得下仕於諸王也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貶秩為左遷他皆此類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

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集解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集解徐廣曰十一年封高祖崩吕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

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集解徐廣曰謚悼也索隱漢書列傳及表咸言周昌謚悼韋昭云或謚惠非也漢書又曰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也後五歲正義高后之年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集解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正義辟音避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

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户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集解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謚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酸國除駰案漢書任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索隱此徐氏據漢書為記而誤云二年裴駰又引任安書證為得其實正義按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十九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而漢書誤裴氏不考乃云徐誤何其貳過也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

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集解文穎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正義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推五勝之法以周赤為火漢勝火以水也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集解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正義比音鼻或音必履反謂比方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集解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

之謂順晉灼曰若預及之辭索隱晉灼說為得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歷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歷集解駰案漢書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名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歷制度更元年張丞相

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集解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瓚曰中候官名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集解徐廣曰一作顓音噴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索隱案漢書云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文康代八年卒子顓代侯則顓即類與漢書略同也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集解駰案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

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集解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駰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索隱孟康云言張強弩蹶其月反漢令曰蹶張士百人也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索隱所類反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内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戸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集解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

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正義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

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集解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

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集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堧音畏愞之愞索隱愞音乃喚反韋昭音而緣反又音軟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正義自歸帝首露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眞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索隱漢書作冗官謂散官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

死謚為節侯子共侯茂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集解徐廣曰一本無侯去病而云共侯茂三十三年子臾改封靖安侯子侯臾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集解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謚夷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舍謚哀侯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集解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謚哀侯平棘侯薛澤集解徐廣曰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平棘節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集解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周集解徐廣曰周父夷吾為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等為丞相皆以列侯

繼嗣娖娖集解徐廣曰娖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齱索隱娖音側角反小顏云持整之貌漢書作齱齱音初角反一作斷音都亂反義如尚書斷斷猗無他技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歷為漢名相而紬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歷何哉集解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歷何哉周昌木彊人也正義言其質直掘强如木石焉任敖以舊德用集解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録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集解駰案名千秋卒而有韋丞相代索隱自車千秋以下皆褚先生等所記然丞相傳都省略漢書則備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

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集解駰案名廣漢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

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索隱繁姓也音婆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内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贓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

也

黄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黄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

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從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集解駰案名廣德也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

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

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

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

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

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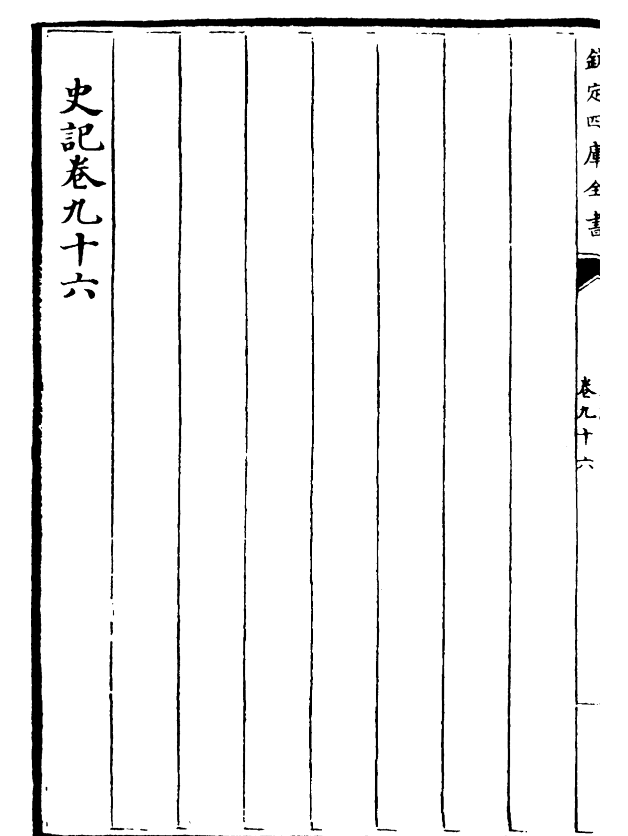
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禄勲居殿

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

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歳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集解徐廣曰微一作徵）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集解駰案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眞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

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衆甚也索隱案此論匡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或亦稱太史公其序述淺陋一何誣也

索隱述贊曰張蒼主計天下作程孫臣始紬秦歷尚行御史亞相相國阿衡申屠面折周子廷爭其他娖娖無所發明


史記卷九十六

史記卷九十六考證

張丞相列傳封為高景侯集解徐廣曰九年封○九監本作元臣照按以長歷考之高祖元年至文帝後元四年中間不止三十九年且高祖元年尚是沛公周苛固未死其誤必也依長歷計之一本作九年者是今從之

謂御大夫周昌曰○臣照按御大夫明脫史字各本皆同今仍之

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禄等免○歸有光曰漢書云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考呂后紀漢書為是

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楊慎曰時字連計相讀為是故後言至於為丞相卒就之

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茂三十三年子臾改封靖安侯○臣照按徐廣所云蓋據年表然漢表作侯共嗣二十二年與徐又

異

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趙廣漢傳

云使中郎趙奉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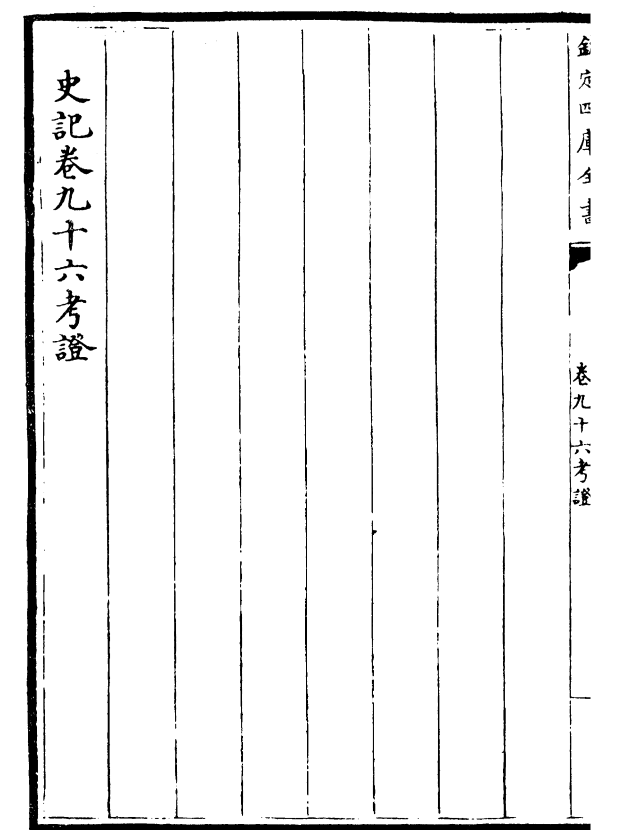
而丞相司直繁君○趙廣漢傳司直蕭望之也繁君名

延壽見望之傳時丙吉為丞相褚先生誤

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張廷尉傳並無

于廷尉語

一


史記卷九十六考證

謹案卷九十五第一頁前八行沛徐州縣刋本縣訛也今改

第二頁前一行先登下戶牖刋本牖訛牗正義同今並改

第二頁後七行轘轅闗在緱氏縣東南三十里刋本闗訛門今改

第四頁後二行三行雍即扶風雍縣刋本縣上衍一𣅜字今刪

第六頁前一行令朔州善陽縣北刋本令訛云據王鏊本改

第九頁前二行破雍將軍焉氏諸本焉訛烏據索隱改

第十六頁後四行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旋高密諸本旋訛於據索隱改

第十八頁後三行定州安平縣是刋本脫是字今改

第二十頁前五行六行索隱述賛滕灌更王據傳

滕公夏侯嬰及灌嬰俱未封王此王字疑誤

卷九十六第六頁前三行曾孫越人刊本曾訛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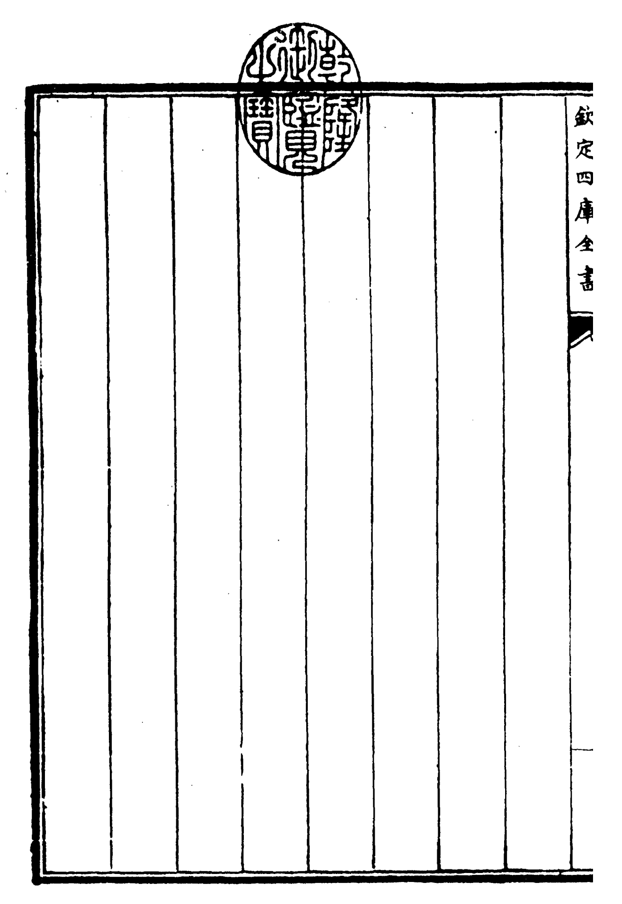
今改

第九頁後三行宮外垣也刊本宮訛官今改

第十頁前二行集解一本無使去病刊本使訛此

據史本文改

第十頁後一行娖音七角反刊本七訛匕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牛繼祖

謄録監生臣藍嘉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九十七至九十九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史記卷九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正義歷異幾三音也陳留高陽人也集解徐廣曰今在圉縣索隱案

高陽屬陳留圉縣高陽鄉名也故耆舊傳云食其圉高陽鄉人正義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南括地志云圉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食其墓在雍丘西南二十八里蓋謂此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集解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索隱案鄭氏云魄音薄為里監門吏正義監音甲衫反戰國策云齊宣謂顏斶曰夫監門閭里士之賤也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正義徇略也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齱集解應劭曰握齱急促之貌索隱應劭云齱音若促鄒氏音鹿角反韋昭云握齱小節也好苛禮索隱案苛亦作荷賈逵云苛煩也小顏云細也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

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集解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索隱適音釋服虔蘇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案言適近作騎士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眞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先謂先容言無人為我作紹介也正義為于偽反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索隱溲所由反溺乃弔反亦如字溲即溺

義也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集解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使人名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索隱案樂彥云邊牀曰倨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索隱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

衣正義攝猶言斂著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集解騶案一作烏合一作瓦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集解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正義言食其與陳留縣令相善也請得使之令下足下正義令力征反下謂降之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

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索隱數音朔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索隱管子云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

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索隱適音直革反案通俗文云罰罪云云即所謂讁戍也又音陟革反卒音狙忽反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索隱以言不取敖倉之粟是漢自奪其便利也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索隱案謂女工是工巧也漢書作紅音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正義敖倉在鄭州滎陽縣四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始皇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敖倉塞成皋之險正義即汜水縣山杜大行之

道集解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　距蜚狐之口集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索隱蜚狐在代郡西南正義按蔚州飛狐縣北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西南有山俗號爲飛狐口也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

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索隱

案方船謂並舟也戰國策云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集解孟康曰刓斷無復廉鍔也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於人也索隱刓音五官反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刓斷無圭角漢書作玩言玩惜不忍授人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正義援音爰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

十二城（索隱北魏謂魏豹豹在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烹汝酈生

曰舉大事不細謹國徳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烹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索隱疥音界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元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狩元年中武遂侯平正義年表云辛子㪍嗣辛子平嗣元年有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誤也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索隱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友子達食采於陸鄉號曰陸侯達生發發生皋適楚賈其孫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索隱趙他為南越尉故曰尉他他音駝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集解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索隱魋直追反結音計謂為髻一撮以椎而結之故字從結且案魋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魋其髮而結之也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索隱趙地也本

名東垣屬常山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索隱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轅上橫木抗衡言兩衡相對拒捍不相避下也）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

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索隱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埤蒼云蹶起也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

衆車舉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集解駰案渠音詎索隱漢書作遽字小顔以為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迺大説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集解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索隱橐音托案如淳云以為明月珠之屬又案詩傳大曰橐小曰囊埤蒼云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謂以寶物裝裹以入橐囊也他送亦千金集解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

他為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集解駰案趙氏秦姓也索隱案韋昭云秦伯翳後與趙同出蜚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鄉使秦已幷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

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七録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正義畤音止雍州縣也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槖中裝賣千金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劒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集解徐廣曰汝

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索隱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臥反數見不鮮索隱音朔現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漢書作數擊鮮如淳云新殺曰鮮無久慁公為也集解韋昭曰慁汚辱索隱慁患也公貫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公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索隱深念深思之也陸生曰何

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集解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索隱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來時有三萬戶恐後業至此故稱也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集解徐廣曰務一作豫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

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廼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言狼藉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黄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辠去

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正義與音預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集解駰案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索隱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啓發殯宮故云發喪也方假貸服具陸

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集解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君索隱案崔浩云建以母在義不以身許人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集解韋昭云衣服曰稅稅當為禭索隱案說文稅贈終服也禭音式芮反亦音遂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

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廼求見孝惠帝幸臣閎籍孺索隱按佞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閎孺今總言閎籍孺誤也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

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集解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索隱如淳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得其理也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

吾無意殺之迺名其子拜為中大夫索隱案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

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

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

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

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

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集解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

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

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

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集解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

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廼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横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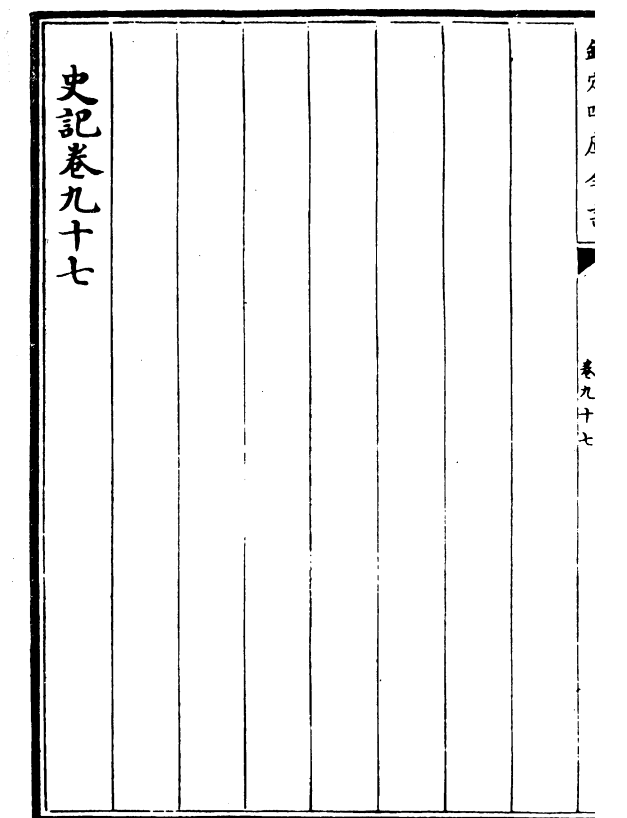
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
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
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
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
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
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
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
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

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閒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廼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廣野大度始冠側注踵門長揖深器重遇說齊歷下趣鼎何懼陸賈使越尉他慴怖相說國

安書成
主悟



史記卷九十七

史記卷九十七考證

酈生陸賈列傳何渠不若漢索隱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為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董份曰渠字即如漢書作遽字遽與遂通言何遂不如漢耳

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徐孚遠曰瓚說與本文正相反也當依傳說梁父侯導㸃布反耳 臣照按瓚說非與本文

相反乃傳寫之訛多一不字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茅坤曰當入

前酈生傳而今乃以復出附平原君傳後蓋太史公

初本世所傳酈生書由高帝距羽於鞏洛之間而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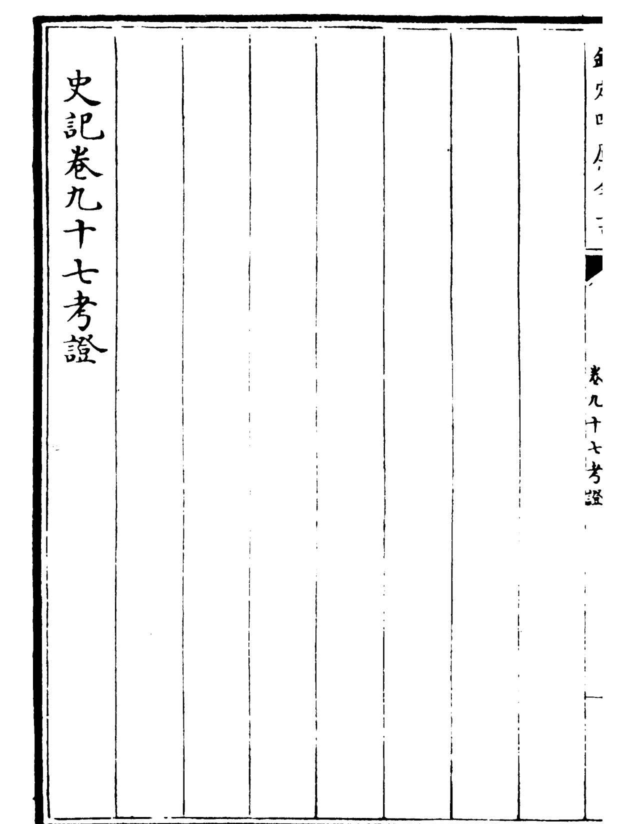
衣儒衣見及與平原君之子善乃得酈生本由高帝

過高陽時見云云遂草次如此蓋其未定稿也誤見

於此耳臣照按史記事兩見而小異者甚多蓋史家

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不臆斷也子曰吾猶及史之

闕文此其遺意歟



史記卷九十七考證

史記卷九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傅寬集解駰案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

舍人起橫陽索隱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為韓王也正義括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按盖橫陽也從攻安陽正義後魏地形志云巳氏有安陽城隋改巳氏為楚丘今宋州楚丘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正義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鄭州中牟縣也陽武正義鄭州縣也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索隱謂美號爾非地邑共音恭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集解徐廣曰屬上郡索隱按孟康云縣名也正義鄜州洛交縣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從擊項籍待懷集解服虔曰待高帝於懷索隱小顏

索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州也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集解徐廣曰敖倉之下益食邑屬淮陰索隱張晏云信時為將云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索隱博太山縣也顧祕監云屬曹參以殘破博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集解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相備齊也正義按為齊王韓信相五歲為齊相國正義為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集解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

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屯索隱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寬為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二歲為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索隱歙音翕以中涓從起宛朐正義上於元反下求俱反曹州縣也攻濟陽正義曹州宛朐縣西南三十五里濟陽故城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千人將一人集解徐廣曰將一作侯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

司馬二人集解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集解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别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别將擊邢說軍集解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悅索隱邢姓說名甾南集解徐廣曰今曰考城索隱甾音災今為考城屬濟陰也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

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集解駰案上音肥下音釋索隱漢書作趙賁軍案此在河北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集解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集解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集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

軍成皐南擊絕楚饟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正義魯城之下今兗州曲阜縣也略地東至繒郯下邳索隱案地理志繒屬東海正義今繒城在沂州承縣下邳泗水縣郯縣屬海州南至蘄竹邑索隱二邑名蘄在沛音機竹即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索隱案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

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索隱小顏云侯敞也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户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歙卒謚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緤者集解服虔曰蒯音菅蒯之蒯索隱姓周名緤音薛蒯者鄉名案三蒼云蒯鄉在城父

縣音裴漢書作鄗從崩從邑今書本並作㟁崩音非也蘇林音簿催反晉灼案功臣表屬長沙崔浩音簿壞反楚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正義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緤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郡也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正義雍州涇陽縣西北三里池陽故城是也東絶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集解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緤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緤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緤為

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緤以壽終謚為貞侯正義謚為尊侯一作卑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緤子居代侯集解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緤子應為鄲侯謚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鄲縣鄲一作郸索隱鄲蘇林音多屬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鄲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也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寛信武侯靳歙皆高爵集解徐廣曰一無高

字又一本皆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索隱操音倉高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集解徐廣曰此一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陽陵信武結髮從漢動協人謀功實天贊定齊破項我軍常冠蒯成委質夷險不亂主上稱忠人臣扼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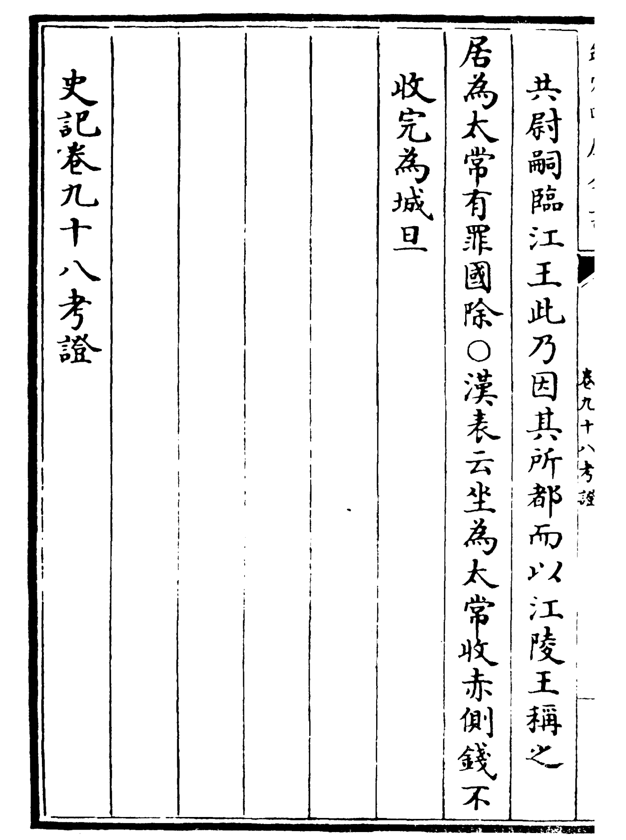
史記卷九十八

史記卷九十八考證

傅靳蒯成列傳陽陵侯傅寛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臣照按漢地理志陽陵故弋陽景帝更置高帝時不容先有此名年表索隱云楚漢春秋作隂陵

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臣名南按棘蒲地不可考左傳哀公元年師及齊師衛師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則是晉邑而杜不言所在是其地在趙魏之間

身得江陵王索隱按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臣照按



共尉嗣臨江王此乃因其所都而以江陵王稱之

居為太常有罪國除○漢表云坐為太常收赤側錢不收完為城旦

史記卷九十八考證

史記卷九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索隱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

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集解蘇林曰一木横鹿車前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晚索隠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横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索隠鮮音仙鮮衣美服也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正義邰音胎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斄城是也說文云邰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國弃外家也毛萇云邰姜嫄國堯見天

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於邰也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集解張晏曰言馬箠亦約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正義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也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濱東海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正義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按此即營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

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邶鄘之衆按劉敬説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所以此而論漢書非也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集解駰案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索隱案謂使離者相附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正義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

王報又居王城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絶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索隱案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聚也

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肮集解張晏曰肮喉嚨也索隱搤音厄肮音胡浪反一音胡剛反蘇林以為肮頸大脉俗所謂胡脉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索隱案謂即日西都之計定也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索隱按張晏云春為

歲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集解上力為反下許又反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集解韋昭曰夸張矜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索隱羸力為反瘠音漬瘠瘦也漢書作胔音漬胔肉也恐非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正義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

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廼妄言沮吾軍索隱沮音才叙反詩傳曰沮止也壞也械繫敬廣武索隱地理志縣名屬鴈門正義廣武故縣在句注山南也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户為關内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集解應劭曰控引也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

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

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集解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者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也今亦謂之新秦中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

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索隱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者薛人也集解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索隱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

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集解瓚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

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索隱案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正義幾音祈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

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索隱案類集云大猾狡猾也音滑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投人諸生寧能鬭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集解張晏曰搴卷也瓚曰拔取曰搴楚辭曰朝搴阰之木蘭索隱搴音起焉反又巳勉反案方言云南方取物云搴許慎云搴取也王逸云阰山名又案埤蒼云山在楚音毗諸生且待我我不忘

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駰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

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集解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

反駰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為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蕝也索隱韋昭云引繩為綿立表為蕝音茲會反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為蕝又纂文云蕝今之纂字包愷音即悅反又音纂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索隱肄亦習也音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索隱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集解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索隱案小顏傳聲教入者皆令趨疾行致敬也殿下郎中俠

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索隱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臚猶行者矣韋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為臚音閭句音九注反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集解徐廣曰一作幟索隱案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職載芻豢至秦始去其輪而輿為尊也職音幟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是也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

置法酒集解文頴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索隱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亂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集解如淳曰抑屈也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廼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廼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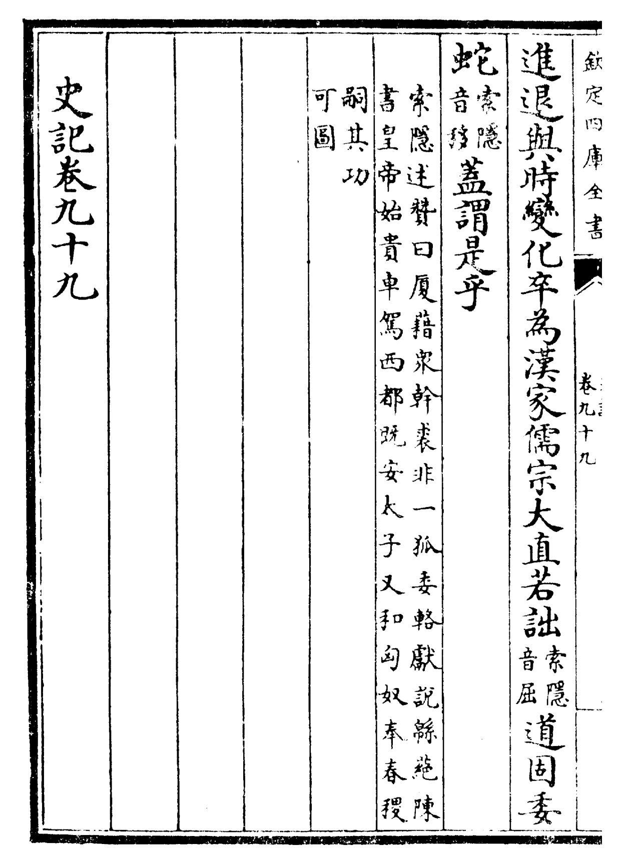
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集解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駰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爲啖索隱案孔文祥云與帝共攻冒苦難俱食淡也案說文淡薄味也音唐敢反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索隱楚漢春秋

叔孫何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劍將自殺上離席云吾聽子計不易太子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集解駰案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索隱韋昭云蹕止人行也長樂未央宮東

相去稍遠閒往謂非時也 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 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集解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 叔孫生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集解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黄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 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索隱案謂舉動有過也左傳云君舉必書 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

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索隱案吕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高誘云進含桃也鸎鳥所含故曰含桃今之朱櫻即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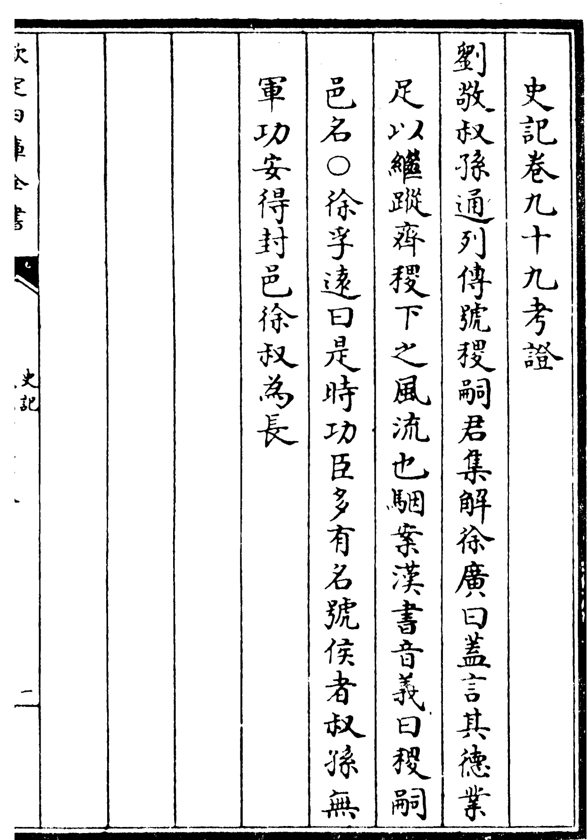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



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索隱音屈道固委蛇索隱音移蓋謂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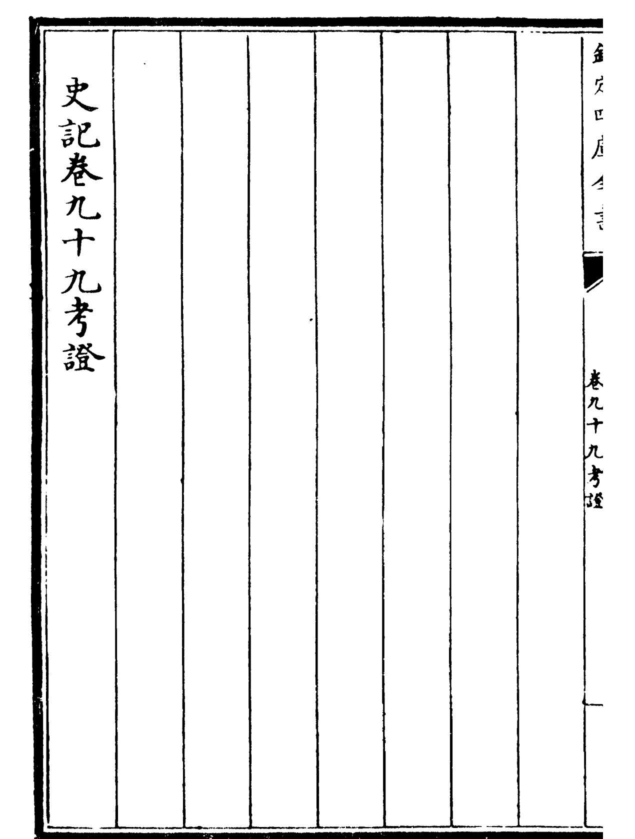
索隱述贊曰厦籍衆幹裘非一狐委輅獻説緜蕝陳書皇帝始貴車駕西都既安太子又和匈奴奉春羇嗣其功可圖

史記卷九十九



史記卷九十九考證

劉敬叔孫通列傳號稷嗣君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駰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徐孚遠曰是時功臣多有名號侯者叔孫無軍功安得封邑徐叔爲長



史記卷九十九考證

謹案卷九十七第一頁後二行食其墓在壅丘西南二十八里刋本脫丘字今增

第十二頁前六行禨音式芮反刋本芮訛苪今改

第十四頁前四行沛公遽雪足杖矛刋本遽訛據據王鏊本改

第十五頁後八行索隱述贊始冠側注刋本冠訛官今改

卷九十八第二頁後三行子頃侯精立刋本頃訛

須謚法無須字據表改

第五頁前一行漢書作鄃從俞從邑諸本鄃訛鄃

據索隱改

第五頁後六行地理志云沛郡有酇縣刋本酇訛

多據地理志改

第五頁後七行表云子應不同也刋本也訛者據

毛本索隱改

卷九十九第三頁前二行令陛下起豐沛刋本沛

上行擊字據本紀高祖起兵於沛無擊沛事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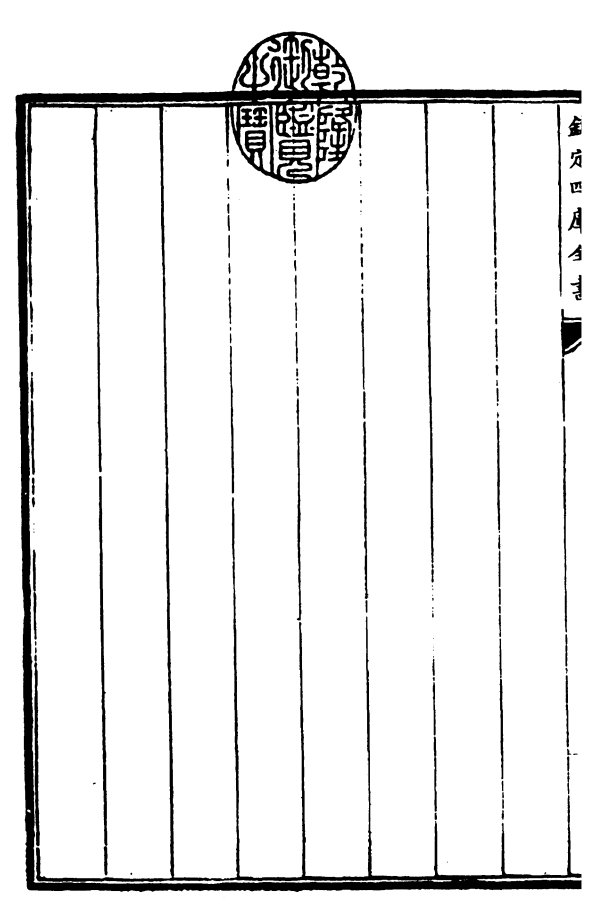
刪

第七頁前四行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刋本諛

訛謏今改

第九頁前四行迺令羣臣習肄刋本肄俱訛隸注

同據毛本索隱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藍嘉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一百至一百三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史記卷一百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集解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

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甹也索隱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説為近甹音普名反其義難喻

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集解如淳曰窘困也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集解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鄒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瓚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案服虔臣瓚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鄒展所説事義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柳翣為使

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飾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為柳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集解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案謂輕車一馬車也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

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吕后不遜吕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

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揺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使音如字近音其靳反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酗酒也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

索隱季布言已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名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集解韋昭曰闚見陛下深淺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集解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佐懼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辜較請託金錢以自顧索隱義如孟康文穎所說辜較音姑角正義言曹丘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事貴人趙同

等集解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父名談故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集解張晏曰欲使竇君為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悅引入留數月

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集解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索隱盎字絲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集解如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漢書作中尉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索隱籍音子亦反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集解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

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遊索隱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

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索隱趣音促亨音普盲反謂烹令赴鑊也）方提趣湯（集解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提音啼趣音娶徐廣云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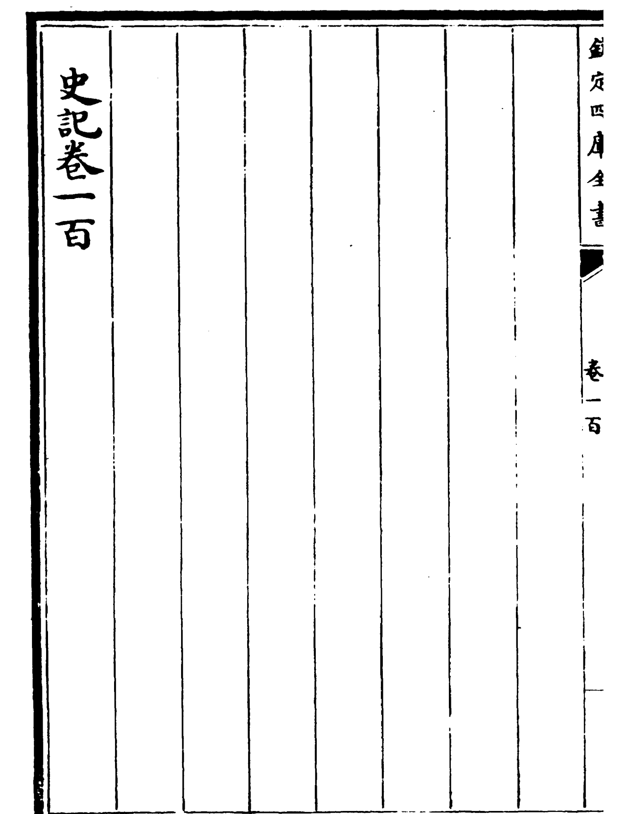
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集解徐廣曰小一作峭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

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集解徐廣曰復為擊齊有功也燕相燕齊之閒皆為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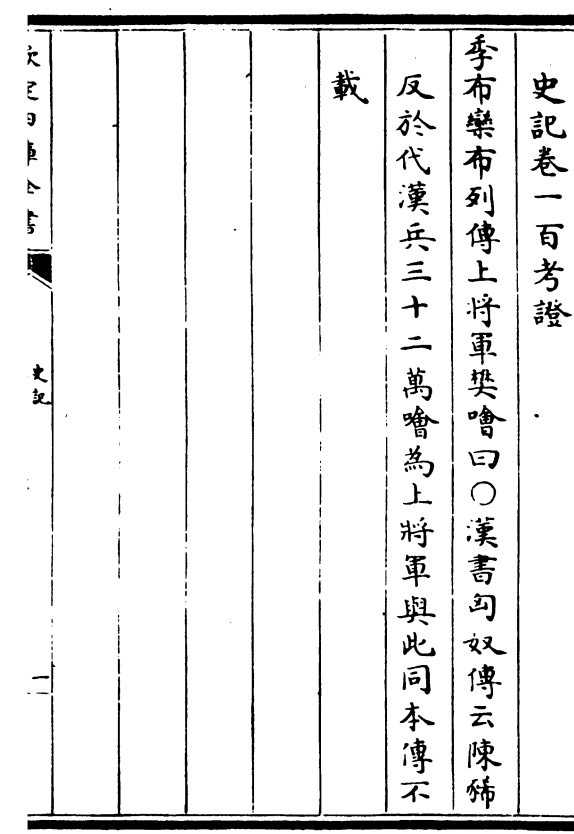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集解徐廣曰屨一作屢一作覆駰案孟康曰屨履蹈之也瓚曰屢數也索隱案徐氏云一作覆而下云搴旗則覆軍為是愈於屢之與屢者也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

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集解徐廣曰或作慨字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集解徐廣曰復一作冀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集解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致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欒布哭越犯禁見虜赴鼎非寃誠知所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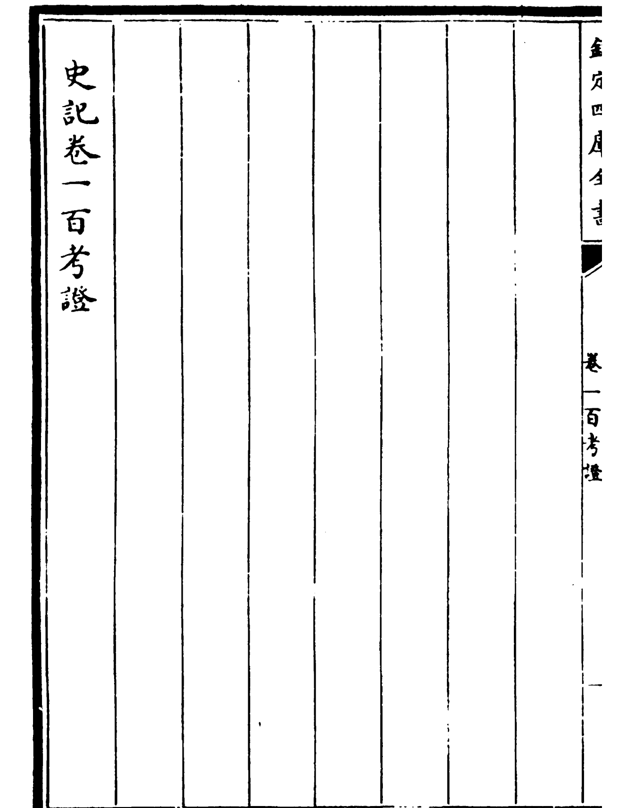


史記卷一百



史記卷一百考證

季布欒布列傳上將軍樊噲曰○漢書匈奴傳云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與此同本傳不載



史記卷一百考證